

岳父的锄头

刘庆明

岳父是个小学老师，在我印象中，他最喜欢劳动，我和妻子每次回到家，见岳父很少坐在家里，他的时间都泡在菜园里，一直到点灯时分，他才肩一把锄头回家。

有一次，到了吃晚饭时间，岳父还没回来，妻子要

我去接岳父。于是我朝着岳父的菜园走去，菜园离家4里多路，当我快到时，见岳父肩一把锄头慢慢走来，我忙迎上去，说：“爸，以后别这么晚回家，怕路上有蛇。”他说：“不要紧，我经常走这条路，这条路宽，没蛇。”

我从他肩膀上接过锄头，说：“我来拿锄头。”岳父由我接过锄头，我拿着锄头，觉得挺沉，仔细一看，这把锄头不但有点重，还很锋利，白白的锄头口子，锄把是杂木的，被岳父的双手磨得光滑。我说：“这把锄头挺重，看样子锄土很得劲。”岳父说：“这是去年买的一把新锄头，老锄头不好使，要拿到铁匠店里重新打造，想想干脆买了一把新的。”

我肩着锄头走在后面，岳父走在前面，见老人家走得慢，我也只好放慢脚步跟着他慢慢走，我们一边走，一边聊，岳父问我：“你们在学校上班，家里种了蔬菜没有？”我说：“还没有。”岳父说：“应该种点蔬菜，下班回来，没什么事情就种种蔬菜，种蔬菜简单，一把锄头就够了，我这把锄头宽，又锋利，既可锄土，又可扒土，当镰铲用也行，我用这把锄头种了十多垅菜，够一家人吃了。”又说：“自己学会种蔬菜，不但解决了吃菜问题，还能懂得种蔬菜的一些基本知识，也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。”

到家了，岳父接过我肩上的锄头，放在院里的



潜河夏耕 张云 摄

头发呆。

有一次，我见岳父一遍遍抚摸着锄头把儿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现在我再也没有力气用这把锄头种蔬菜了。”

不久，岳父病故，这把随着岳父多年的锄头，一直静静地靠在猪栏边。那猪栏早空着，我和妻子几次回到老屋，见岳父用过的这把锄头已生了锈。

后来的一天，我和妻子回到老屋，突然见到那把锄头又磨得寒光闪闪，我们来到妻子哥哥的百货店里，问他：“老爸的菜园你在接着种蔬菜？”他点点头说：“是啊，不种蔬菜，菜园就会荒掉。”

今年端午节，我和妻子去看望舅哥，见岳父的那把锄头依然寒光闪闪，看来舅哥还在使用这把锄头，可这次舅哥对我们说：“老爸那块菜地不能再种了，高家村已经在开发，现在只剩下河畔那块小菜地了。”我知道舅哥把百货店里的货物处理完，就去杭州儿子家带孙子，河畔那块小菜地也会送给别人去种，到时岳父那把锄头一定会生锈。

妻子对舅哥说：“你要是不需要爸用过的这把锄头，我就拿回去用。”舅哥愣了愣，却没作声。

我想不是舅哥小气不愿给妻子，舅哥也当爷爷了，他是留着这把锄头，心里有个念想。

猪栏边上。岳父退休后，更爱泡在菜园里了，也许是受了岳父的影响，妻子也喜欢劳动，喜欢种蔬菜。

后来岳母病故，岳父失去老伴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再也无力种菜，他常常一个人站在院子里，看着那把曾经不离他手的锄

不配说什么

杨云

这个男人每天清晨出现在大院门口，已成了一道固定的风景，他手里要么拿着扫帚在扫地，要么拿着拖把在拖地，每次我经过，心里都要冒出《朱子家训》开头那一句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。”

瘦高的身材，从来都是一副干净清爽的模样。他是这大院里的工作人员，但是从来不开摆谱，也不端架子，好几次他正扫着，我快走到跟前时，他都会把扫帚停下片刻等我过去，这短暂的刻意停留，让我打心眼儿里觉得他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。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招呼，也不曾说过一句话，我每天经过，他每天打扫，我们互为对方固定的风景。

今天他的旁边跟着一个小小的人，是他儿子，我认识的，去年，有一个老太太每天领着这个小家伙，喊他乐乐，今年他明显长高了，应该有四岁了吧，穿着黄色圆领小衫，胸前印着一个扁嘴小鸭子。他站在爸爸旁边，手里拿着一个小扫帚，身旁竖着一个小簸箕，都小巧得像是一组玩具。

也许是我没来到之前，他们已经扫过一会了，此刻正歇歇呢，大手拉小手一起面向眼前的大马路，笑嘻嘻说着什么，我也顺着他们的目光望过去，原来是华民。

这个华民是我们南坪街上“臭名远扬”的人物。年轻时每天和他媳妇一起，拉着个架子车给学校厕所掏大粪，小学的、初中的，隔三岔五就能掏满满一架子车，然后一路拉着从大街上经过，所到之处，尤其是身后，留下半天都挥之不去的屎尿味。更让人反感的是，每遇到熟人，还总是笑嘻嘻停下来搭讪一番，他不觉得丢人，熟人却避之唯恐不及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

最让人受不了的，就是逢街上亲戚朋友有个红白喜事，他都要去帮忙。他身上那个味道，硬是把蒸炸炒煮的饭菜香，生生熏成恶臭一片。想象力丰富点的人，看到他就无法正常饮食了，他还偏偏逢事必到，没心没肺得比主人家还热心。

顺着乐乐和他爸爸望过去，只见华民骑着一辆脚踏三轮清洁车来了。如今他已是街上的清洁工了，头上戴着小红帽，身穿草绿色坎肩，还是那副没心没肺乐呵呵的痴傻样子。他一边蹬着三轮车，一边朝马路这边的乐乐挥动着手臂，嘴里逗他：过来呦，小家伙，过来呦。

过来闻你的臭味吗？我鄙夷地想，不由得放慢脚步看着这一幕。乐乐，跟你打招呼呢，快喊爷爷呀。男人说。小家伙果然很听话，也有模有样伸出小胳膊，连声喊着爷爷，爷爷。一路跑了过去。

华民看见乐乐过来，立马停下三轮车，从脏兮兮的草绿色坎肩里摸出一个什么东西来，说给小乐乐糖果吃。乐乐高兴地接下了，转身冲爸爸炫耀似的晃了晃。他爸爸也笑了。

我只是一个路人，是个旁观者，我之前没跟这个男人说过一句话。还有华民，很小我就认识他，也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，但是此刻，我想我是什么都不配说了。



六月闲话

江锡良

六月的炙热，洗礼着一切平凡或不平凡。

从儿童的节日开始，成长的缤纷色彩，和着音乐舞动在身边。教育与生活交织，除了来自眼前的快乐，还有发自心底的欣喜与回想。我们的童年，远没有如此多彩的仪式，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只有朴素的野性与不羁。那是上学途中游戏与时间的赛跑；那是气喘吁吁压着铃声喊出的“报道”；那是中午留校后捧着搪瓷碗相视一笑后的狼吞虎咽；那是夜幕降临下大汗淋漓后背起的书包……

生活就是这样，不会始终停留在美好的畅想里。七彩的童年节日后，高考倏忽而来，十二年的寒窗苦读，摒弃了一切杂念，只为冲刺这一朝梦成的时刻。平日唠叨的父母早已噤声不语，唯有用充满仪式感的服装、还有手里的鲜花来默默支持祝福考生。不知何时，口头一再强调的人生驿站，却成了跨越龙门的庄严。想起自己中考时，因洪水暴发，不得不独自卷着薄毯，半铺半盖在只有横档的床上入睡，蚊虫如雷，轰炸了两夜，却一点也没耽搁我冲击梦想的行程。没有父母虔诚的相送与等待，我们依然坚强，甚至倔强得忘乎所以。其实，不过分在意，才是对成长最大的尊重，学子的幸福，亦来自这份尊重。

高考的喧嚣终会归于平静，人生之路却一程

接着一程。流金似火的六月，再次见证了一回学成入职的教师招考。此前，参加过很多次这样的人职遴选活动，作为考官，我每次都在担心中满怀希望，最后又在希望中留下些许遗憾。招考程序缜密严谨，我们则在静静欣赏、默默祝福。因为，他们是教育的未来与希望，温暖才是彼此传递的主旨。在一张张青春的脸上，我们看到了率真，看到了真诚，看到了羞涩，也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睿智。虽然其中也有慌乱与局促，但还是能感受到那份成长的倔强与美好。同时，我们看到的，还有与社会稍显脱节的文明礼仪、缺乏生活经验的安排处理、参加招考培训照搬照抄来的呆板模式……

其实，我们的教育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，它不是应付毕业的流程，不是临时抱佛脚，不是投机取巧的“一招鲜”，更不是深思熟虑的高考押题……它需要满腔情怀的滋润，需要孜孜不倦的追求。

又到了高考放榜时间，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。其实，教育始终在考验着我们每个人的认知与思想，它从未停下脚步，从未功成名就。我们一直都行走在教育的路上，既是施者，更是受者，因材施教，传递温暖，时间终将对我们温柔以待……